

葉紹鈞著

隔膜
創作集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隔膜

及其他短篇小說

一生

袁牧之

描寫伊痛苦的一生

伊生在農家，沒有享過『呼婢喚女』『傅粉施朱』的福氣，也沒有受過『三從四德』『自由平等』的教訓，簡直是很簡單的一個動物。伊自出母胎，生長到會說話會行動的時候，就幫着父母拾些稻藁，挑些野菜。到了十五歲，伊父母便把伊嫁了，因為伊早晚總是別人家的人，多留一年，便多破費一年的穿吃零用，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，免得白擲了自己的心思財力，替人家長財產。伊夫家呢，本來田務忙碌，要僱人幫助，如今把伊娶了，即不能省一個幫傭，也得抵半條耕牛。伊嫁了不上一一年，就生了個孩子，伊也莫明其妙，只覺得自己睡在母親懷抱裏還是昨天的事，如今自己是抱孩兒的人了。伊的孩子沒有搖籃睡，沒有柔軟的衣服穿，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住，連睡在伊的懷

裏也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才得享受，白天只睡在黑魃魃的屋角裏。不到半歲，他就死了。伊哭得不可開交，只覺以前從沒這麼傷心過。伊婆婆說伊不會領小孩，好好一個孫兒被伊糟蹋死了，實在可恨！伊公公說伊命硬，招不牢子息，怎不絕了我一門的嗣！伊丈夫却沒別的話說，止說要是在賭場裏百戰百勝，便死十個兒子也不關我事！伊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，只是朝晚地哭。

有一天伊發見了新奇的事了：開開板箱，那嫁時的幾件青布大襖不知那裏去了。後來伊丈夫喝醉了，自己說是他當掉的。冬天來得很快，幾陣西風吹得人徹骨地冷。伊大着膽央求丈夫把青布襖贖回來，却吃了兩個巴掌。原來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經習以爲常，惟一的了局便是哭。這一天伊又哭了。伊婆婆喊道：『再哭！一家人家給你哭完了！』伊聽了更不住地哭。婆婆動了怒，拉起搗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幾下。伊丈夫還加上兩個巴掌。

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。想到明天，後天，……將來，不由得害怕起來。明天朝晨，天還沒亮透，伊輕輕地走了出來，私幸伊丈夫還沒醒。西風像刀，吹到臉上很痛，但是伊覺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輕些，也就滿足極了。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，到了一條河邊，才停了脚步。這條河裏是有航船經過的。

等了好久，航船經過了，伊就上了船。那些乘客好似個個會催眠術的，一見了伊，便知道是在家裏受了氣，私自逃走的。他們對伊說道，『總是你自己沒長進，才使家裏人和你生氣。即使他們委屈了你，你是年幼小娘，總該忍討一二。這麼使性子，碰不起，苦還有得吃！況且如今逃了出去，靠傍誰呢？不如趁原船歸去罷。』伊聽了不答應，只低着頭不響。衆客便有些不耐煩。一個道，『不知伊想的什麼心思，論不定還約下了漢子同走！』衆人便譁笑起來。伊也不去管他們。

伊進了城，尋到一家薦頭。薦頭把伊薦到一家人家當傭婦。伊的新生活從

此開始了：雖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，却沒下田耕作這麼費力，又沒人說伊，罵伊，打伊，便覺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，永遠不願更換了。伊惟一的不快，就是夜半夢醒時思念伊已死的孩子。

一天，伊到市上買東西，遇見一個人，心裏就老大不自在，這個人是村裏的鄰居。不到三天，就發生影響了：伊公公已尋了來。開口便嚷道，『你會逃，如今尋到了，可再能逃？你若是乖覺的，快跟我回去！』伊聽了不敢開口，奔到裏面，伏在主母的背後，只是發呆。主母便喚伊公公進來對他說，『你媳婦爲我家幫傭，此刻約期還沒滿，怎能去？』伊公公無可辯論，只得狠狠地叮囑伊道，『期滿了趕緊歸家！倘若再逃，我家也不要你了，你逃到那裏，就在那裏賣掉你，或是打折你的腿！』

伊覺得這舒服的境地，轉眼就成空虛的，非常捨不得。想到將來……更害怕起來。這幾天裏眼睛就腫了，飯就吃不下了，事也就做不動了。主人知道伊

的情況，心想如今的法律，請求離婚，並不煩難，便問伊道，『可情願和夫家斷絕？』伊答道，『那有不願！』主人便代伊草了個呈子，把種種以往的事實，和如今的心願，都敘述明白，預備呈請縣長替伊作主。主婦却說道，『替伊請求離婚，固然很好，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幫傭的。一旦伊離開了我家，又沒別人家僱伊，那時候伊便怎樣？論情呢，母家原該收留伊，但是伊的母家可能辦到？』主人聽了主婦的話，把一腔俠情冷了下來，只說一聲『無可奈何！』

隔幾天，伊父親來了，是伊公公叫他來的。主婦問他，『可有救你女兒的法子？』他答道，『既做人家的媳婦，要打要罵，概由人家，我怎能作得主？我如今單是傳伊公公的話叫伊回去罷了。』但是伊仗着主母的迴護，沒有跟伊父親同走。

後來伊家公婆託着鄰居進城的帶個口信，說伊丈夫正害病，要伊回去服侍。伊心裏只是怕回去，主母就替伊回絕了。

過了四天，伊父親又來了。對伊說，『你的丈夫害病死了，再不回去，我可擔當不起。你須得跟我走！』主母也說，『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。否則你家的人就會打到這裏來！』伊見眼前的人沒一個不叫伊回去，心想這一番必定應該回去了。但總是害怕，總是不願意。

伊到了家裏，見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，心裏很有些兒悲傷。但也想，他是罵我打我的！伊公婆也不叫伊哭，也不叫伊服孝，却領伊到一家人家，受了廿千錢，把伊賣了。伊的父親，公公，婆婆，都以爲這個辦法是應當的。他們心裏原有個成例：不種了田，便賣耕牛，伊是一條牛，——一樣地不該有自己的主見——如今用不着了，便該賣掉。把伊的身價充伊丈夫的殮費，便是伊最後的義務！

這一天是很好的天氣，緩和的東南風一陣陣送過來，野花都微微顫頭。河面承着天空的青翠和太陽的光亮，差不多一片白銀的廣場，鑲嵌着許多碧玉——因為縐着又細又軟的波紋。湖旁的田裏，麥已長得有三寸了。幾個農夫農婦靠着河邊，把船裏載來的肥料運到儲蓄肥料的潭裏。他們只顧工作，都默不作聲，彷彿只有一個人在那裏似的，又彷彿是幾件機械在那裏動。湖的那一岸，一帶的山又清秀，又靜穆。這一幅畫圖是天然的，然而沒有人讚他好，只有樹上的小鳥從這枝飛到那枝，側着頭，望一會野景，便清清脆脆地叫幾聲，唱他們讚美春景的歌。

一男一女從田岸上遠遠走來。他們倆約摸三十左右年紀。那男子深目，高額，兩頰瘦削，很表示一種固執自尊的態度。那女子的容貌很是普通，什麼地方都可尋到伊的模型，伊是和順而且柔弱。他們倆隨意說笑，玩賞那春景，非常快活；但是伊更快活的便是依着伊的丈夫出游——這是難得的事。他們

倆走到湖邊，足力微覺乏了，看地上綠草乾淨得很，就坐了下來歇息。

伊的生活很簡單，又很不自然。伊幼年的時候所看慣的，是家裏和親戚家的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，他們沒理想，沒行爲，衣食居息，奉行故事，伊就得了榜樣。伊嫁了丈夫，生活史上便起了個變更，伊覺得丈夫是人類裏最高貴的，自己應當服從他——因爲他愛着伊。他是個文士，主撰一種女子雜誌，做些社論，總帶着『夫婦之義，猶君臣也』這句話的色彩。還編了什麼香奩雜綴美人譜……載在他雜誌上，自以爲『驚才絕艷』。這些文字裏的話頭伊也聽得懂，非但懂，而且佩服，而且確信。伊丈夫快樂的時候，便是伊快樂的時候。有時伊丈夫不快樂，伊便擔了心，想出種種方法引他丟掉那煩惱。不一會，目的果達，伊也快樂了。這一天，伊丈夫攜伊野游，一路談笑，非常高興，所以伊也高興得了不得。

伊坐在草地上，伊丈夫指點着四圍景物告訴伊說，這是什麼山，這是什麼

村。伊却不去留心丈夫那些話，心中突呈一種奇異的感想，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，不過曉得這感想超出以前所歷的快樂之上。伊望着湖面，空闊光明，波瀾微縐，那可愛的紋，決非人工可以織得成的。伊望着山，一派清氣，像要渡湖送過來。山影倒入湖裏，媚媚而且莊嚴，像那司美術的神在那裏凌波遊戲。這個當兒，伊把已往的生活忘了，伊把當年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的榜樣，和盤踞腦海裏的丈夫的威儀言論都忘了，伊把自己也忘了，伊只覺得眼前的景物自然，活潑，高潔，自己早和這自然，活潑，高潔融和了。伊那感想深印腦筋，容貌上便顯出一種快樂強毅的神彩——從前不曾有的。伊丈夫還當伊跟着自己出游所以快活，實則此刻是不然了。

春游的事情過去了。

伊的生活依然如故，沒有變更。然而伊那感想永永牢記。根據着伊那感想，也不能說伊的生活沒有變更。

一九一九，三，一九。

兩封回信

他尋常寫封信，右手握着筆，便快快地移動，——頭微微地側着，有時舌端舐着上唇——從頭至尾，決沒有一刻停留，下一回思索的工夫。現在這封信，他覺得關係的重大，什麼都比不上。自己是怎麼一種心情，要借這封信去傳達；怎麼一種言語，應該顯露在這封信上；他自己簡直糊糊塗塗，弄不明白。他早上晚上睡在牀上的時候，腦子裏的想念，和大海裏的波浪一般，繼續不斷，而且同時並作。他總希望有一個波平浪息的時候，這變動遷流的海，頓時化為智慧的泉源，能够去解決他那糊塗不明白的疑問；可是永永做不到！他自己想，不寫這封信罷；但是又覺得有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，迫促着他，彷彿說，『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，你要認識生命的真意義，非寫這一封信不可。』他屢次被這個使令催促着，自覺拘他不過，這一天硬着頭皮，決計寫這

一封信。但是他那疑問終竟還沒解決；寫是決定寫了，然而寫什麼呢？因此他尋常寫信很迅速的慣技，此刻竟有了例外。

暖烘烘的陽光從半開的窗簾裏射進來，熏得他有些醉了。窗外牆上，開滿了紅的薔薇花，微風吹着，時有二三花片寂寂地落下。蜂兒從花心裏飛出來，發出一種催眠的聲音——這是唯一的聲音了，此外只有他自己能够聽得血脈的震動。他這時候什麼都像在夢裏，環繞他的四週，他也辨不出是美麗，是閒適，或者是無聊，是沈寂；他只對於將要寫的這一封信的受信人，艷羨，愛慕，想像，猜度，……總而言之，種種心的現像，都集中在伊身上了。

他那紊亂茫昧的思念，實在不容易抽出一個頭緒來；蜂兒催眠的聲音，越來越響，彷彿有意來擾亂他的思路。映到他眼睛裏，只有一幅印着美麗的小花的信箋，承着太陽，反射出光彩的白，像是個晴光萬里的大海。但是他沒有指南針，打從那個方向去呢？

他知道涵青失敗的事實，原來涵青先曾寫信給伊。後來得伊一封回信，大略的意思是『你情願愛護我，珍惜我，永永不改，直到有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可是我不是籠子裏的畫眉，花盆裏的蕙蘭。你的見解錯了！』涵青就此絕望了。他想涵青這樣的愛慕，是世俗的，卑下的，不光明的，不人道的，這封回信，正是他最適宜接受的一種教訓。他又想我倘若去信，也要得類似的回信麼？這個怎麼擔當得起？同時那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，又在那裏鼓舞着他道，『你豈是和涵青一樣的心思！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，你要認識生命的真意義，非寫這一封信不可。』他才迷迷糊糊地自信，以為失敗是決不會逢到的，只須寫就這封信，便是成功的第一階級。但是怎麼寫呢，寫什麼呢？

蜂兒催眠的聲音，依舊響着。薔薇枝上，飛來了幾只小鳥。他們修剔着自己的羽毛，相對叫一回。這聲音清脆妙美，合着自然的呼吸，又表出玄祕的戀愛。叫了一回，有一隻回頭看一看他的伴侶，自己先飛到別枝上去。其餘幾只，也

就振翅跟着。花枝受了震動，花片零零亂亂地落下來。他依舊握着筆，對着信箋出神，益發覺得沈沈如醉。那思想的引導者——理智——深深潛伏，絕對不能做他的幫助。可是那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，獨給他充量的幫助，非但催促他，鼓舞他，而且指導他了。他辨認那印着美麗的小花的信箋，彷彿有許多真摯的情思，華妙的辭令在上邊。他那握着筆的右手快快地移動了；和他平時的神態一樣，頭微微地側着，舌端舐着上脣。

三天之後，他得到回信了。這封回信，他十二分的熱望着；但是又很懼怕接着他，因而懊悔，不該冒昧去信。然而回信終竟來了。裏面大概說：『你的見解錯了！你看我做超人，我自知並不是超人，而且誰都不是超人。我只是和一切人類平等的一個「人」罷了。你要求超人容留你的靈魂，我既不是超人，那能容留你的靈魂？』

一九二〇，五，一六。

歡迎

搬運行李貨物的工人露出他們筋肉墳起的手腕，推着小鐵輪的車子，像機器一般地向月臺走來；那鐵輪碾地的聲音，高亢而煩噪，引起人不快的感覺。旅客都守着他們自己的東西，站在月台的邊沿；他們一會兒彎着身子，側着頭，向西面眺望，目力盡處，那平行的鐵軌交於一點，成爲一線，這時候還不見有火車來；一會兒又收轉身子，很注意地看着自己擺在地上的東西。有幾個客人提了提箱，在密排着的人叢中擠向前去，因此這個人陣就起了輕微而不停的波動。

對面的月臺上，一樣有許多人站着，都是來候他們的親戚朋友，從將到的這一趟車裏下來的。

『杜威是那一個國人？』一個紳士模樣的人——目眶深陷，臉皮帶着青色，兩頰和口的四圍，滿被着烏黑的短鬚，——向他一同站着的七個人中一個

少年問道。

『他是美國人，』那少年隨口回答。他那平滑的臉上，微微露出輕視的笑。其餘六個人，都是紳士模樣，齊現出和那少年同樣的微笑。那發問的人聽了少年的回答，非常滿意，拈着他領下的短鬚出神。

汽笛的聲音聽見了。車輪和鐵軌磨擦的聲音也聽見了。濃黑的烟在西面一線的軌道上湧起來了。兩面月臺上排着的人頓時波浪一般地搬動，混亂的噪音，籠罩着車站的全部。

火車停在兩個月臺的中間，車箱裏走下許多旅客。他們攜着行李，同着伴侶，都急急欲趕出車站，趨他們的目的地；或者因為坐車倦了，趕緊要出站舒一舒腿力，透一透氣；有幾個預知有人來等候的，便停着步，向人叢裏搜尋他們的親戚朋友。這時候杜威先生和兩個同伴，也從車上下來，正在尋人。剛才談話那個少年和他七個同伴，便迎上去。少年向杜威先生說了幾句歡迎的

話，說的是中國話，他的臉微微紅着。其外七個人很侷促的站着，臉也微微紅着。杜威先生答了幾句，由他的一位同伴譯給他們聽。他們並不注意着聽，只依舊紅着了臉。

上車的客都上了；下車的客都散了。汽笛響了響，車輪又徐徐轉動，載着車箱往東去了。車站上一切清靜，微風吹着叢開的羊腸菊搖動，小工也喝茶去了。——和平常日子每回車過之後沒什麼兩樣。

一個園裏的一個廳，壁上挂着黝黯的對聯畫幅；玻璃書櫥裏，藏着一部圖書集成，紙色如新，可以見得從沒有人翻過的；居中一只大紅木炕牀；兩旁四只茶几，陳設在六把椅子的中間，那椅子深而且大，可以容三個人並坐；靠牆桌子上，陳列着幾件古銅尊彝，上邊點綴着翠綠的斑。已經斜了的陽光，透不到深邃的廳裏，便覺這個廳幽寂，沈鬱，像什麼地方的一個古物陳列所。